

夷

堅

志

夷堅支乙卷第四十事

衢州少婦

衢州人李五七居城中本巨室子弟後生計淪落但為家人管當門戶紹熙戊辰歲三月夜天氣清潤微雲遮月獨卧小軒若有捫其面者驚而起以為天且明適欲詣郡陳牒即具衣冠疾步抵醮楼下聽更鼓繞三通覺神宇不寧彷徨無所屆往來於班春堂前幕聞奇香襲鼻俯仰窺覘見堂內隱隱有燈光亮並恠之謂夜半間安得有此登階就望乃一少婦約年十八九自携小燈籠倚柱獨立姿態絕艷含笑迎揖

曰郎君萬福李遜謝應諾婦問曰今日使府放詞狀
否李曰然不審娘子為誰家人何為而至曰我即城
東丘秘杖妻也嫁才數月不幸夫亡居室一區遭鄰
里凌暴侵佔欺我孀弱不能訴故不免告官儻非冒
夜以來必將為所邀阻於勢當爾李正悅其兒又言
語楚楚可聽四顧無它人情不能遏試出微詞挑之
欣然相就携手入室繾綣少焉東方已白郡既領訟
牒矣兩人俟判畢別去婦約今夕再用此時未及期
復相遇遂荏苒踰三旬李生家訝李連日宵行疑必
有淫泆之過以告亡賴輩俾捕之得於班春堂後恰

與婦寢呼噪共前皆就擒婦掣臂啣啣作聲化為青
狐奔而出衆駭追之茫無所覩矣

人遇奇禍

人有遇奇禍非思慮防虞所及者紹興中諸大軍在
淮浙每歲五六月則出庫甲磨瑩之鎮江將官某正
以鐵錐穿窬同列在傍戲肥其腋下某將不覺舉手
引避錐遂入左眼中貫其睛以出悶絕移時稍蘇竟
以失明落軍籍頃予見之於建康親聞其語饒城民
嚴四治圃澹津湖之南蹲踞種韭布視穿破一犬忽
從後攫其陰囊食一腎嚴墮於血中鄰人奔救越兩

日方能知痛福州閩清縣小兒年八九歲遺糞野田
聞豬來食穢遂并兩腎遭齧僅得不死瘡既愈一竅
如著大便溺皆從中出黃雍父養以為僮携之來鄱
陽

小紅琴

天台王卿月字清叔生於紹興戊午敏悟多藝能琴
棋卜筮音律射醫無所不妙解有琴一張絕佳殊自
寶惜自起居舍人出牧淮西至淳熙庚子年四十有
三矣在鄉里夢一道士霞裾雲鬚氣拂霄漢才見即
與之琴王驚喜捧執乃已物也笑謝之曰是吾家所

藏何必爾道士曰舍人徒有此琴未識其意因覆琴
底龍池示之中刊八字曰一紀之年事在小紅方擬
扣其旨而寤漫書于策亦不復省錄紹熙壬子自瀘
南召選為宗正少卿從牙僧得一善奕小鬟問在家
時名為何曰小紅也猛憶昔夢而相去恰一紀鬟既
工於技又能七絃遂倍常價買之而畀以所寶者嬖
寵甚至才兩月被命使金國王固精五行以是歲運
限衝擊不願往辭之再三不獲至七月七日乃出國
門到姑蘇疽發背間至京口浸劇未及揚州十里而
卒臨終遺言報其使家即遣鬟歸父母處淮人諺云有

揚州十里小紅橋又與夢合初在瀘南好激賞兵卒
浸淫無藝其去也府藏為之枵空後政張孝芳不能
繼每從鑄減坐此遭奇禍淮蜀東西數千里而兩人
之亡皆七月十二日吁亦異矣哉

陳宋卿說

優伶箴戲

俳優侏儒固伎之最下且賤者然亦能因戲語而箴
諷時政有合於古矇誦工課之義世目為雜劇者是
已崇寧初斥遠元祐忠賢禁錮學術凡偶涉其時所
為所行無論大小一切不得志伶者對御為戲推一
參軍作宰相據坐宣揚朝政之美一僧乞給公憑遊

方視其戒牒則元祐三年者立塗毀之而加以冠巾
一道士失亡度牒問其披戴時亦元祐也剝其羽衣
使為民一士人以元祐五年獲薦當免舉禮部不為
引用來自言即押送所屬屏斥已而主管宅庫者附
耳語曰今日於左藏庫請得相公料錢一千貫盡是
元祐錢合取鈞旨其人俯首久之曰從後門搬入去
副者舉所持挺扶其背曰你做到宰相元來也只好
錢是時至尊亦鮮顏蔡京作相弟卞為元樞卞乃王
安石壻尊崇婦翁當孔廟釋奠時躋于配享而封舒
王優人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坐側孔子命之

坐安石搢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
僅蒙公爵相公貴為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
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為名世真
儒位號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
席亦避位安石皇懼拱手不敢徃復未決子路在外
憤憤不能安徑趨從祀堂挽公治長臂而出公治長
為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之數曰汝全不救護
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婿其意以訛卞也時方議欲升
安石於孟子之右為此而止又嘗設三輩為儒道釋
各稱誦其教儒曰吾之所學仁義禮智信曰五常遂

演暢其旨皆采引經書不涉媒語次至道士曰吾之所學金木水火土曰五行亦說大意末至僧僧抵掌曰二子腐生常談不足聽吾之所學生老病死苦曰五化藏經淵奧非汝等所得聞當以現世佛菩薩法理之妙為汝陳之盍以次問我曰敢問生曰內自太學辟雍外至下州徧縣凡秀才讀書者盡為三舍生華屋美饌月書季考三歲大比脫白掛綠上可以為卿相國家之於生也如是曰敢問老曰老而孤獨貧困必淪溝壑今所在立孤老院養之終身國家之於老也如此曰敢問病曰不幸而有病家貧不能拯療

于是有安濟坊使之存處差醫付藥責以十全之効
其於病也如此曰敢問死曰死者人所不免唯窮民
無所歸則擇空隙地為漏澤園無以斂則與之棺使
得葬埋春秋享祀恩及泉壤其於死也如此曰敢問
苦其人瞑目不應陽若惻怛然促之再三方覺額荅
曰只是百姓一歎受無量苦

徽宗為惻然長思弗以為罪紹興中李春年行經界
量田法方事之初郡邑奉命嚴急民當其職者頗困
苦之優者為先聖先師昂足而坐有弟子從末席起
咨叩所疑孟子奮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吾下世千五

百年其言乃為聖世所施用三千之徒皆不如我顏
子默默無語或於傍笑曰使汝在世非短命而死也
須做出一場害人事時秦主李議聞者畏獲罪不待
此段之畢即以謗褻聖賢叱執送獄明日杖而逐出
境壬戌省試秦檜之子熿姪昌時昌齡皆奏名公議
籍籍而無敢輒語至乙丑春首優者即戲場設為士
子赴南宮相與推論知舉官為誰或指侍從某尚書
某侍郎當主文柄優長曰非也今年必差彭越問者
曰朝廷之上不聞有此官負曰漢梁王也曰彼是古
人死已千年如何來得曰前舉是楚王韓信信越一

等人所以知今為彭王問者。蚩其妄且扣厥指笑曰。若不是韓信如何取得他。三秦四坐不敢領畧一闕。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譴罰云。

葉氏庖婢

永嘉葉正則為湖北安撫參議官。有庖婢忽懷妊。疑其與童僕私通。而此婢為人村戇。持身甚謹。置不問。已而滿十月生子。暗中不作聲。捫其軀冰冷無氣。亟取火燭視為泥塑所成者。將擲矣。一老翁踉蹌而至。連呼曰。吾兒也。不可殺。就地包撫挾之而去。乃知其為土地祠中鬼物云。葉氏亦不復扣所以。

三朵花

東坡集云房州通判許安世以書遺余言吾州有異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能作詩皆神仙意又自能寫真人有得之者許欲以一本見惠乃為作詩曰學道無成鬢已華不勞千劫滌蒸砂歸來且看覺未暇遠尋三朵花兩手欲遮餅裏雀四條深怕井中蛇畫箇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好事家房人至今稱為三朵花先生或云姓李氏隱於州之福溪巖每戴紙花三朵入市市人圍繞爭呼之但笑云休打裏休打裏者房人方言猶云莫要如此也有二三老翁常從

之游間入山邀之入城飲酒輒語使先去我當便來
翁還到城裏已先在迨同詣酒家所沽錢盡而興未
已李探手於腰間小竹箠中取錢索酒至醉三翁竊
視其箠空無所有及李自取依然隨手滿案如是久
之忽與諸人告別不知所屆元隱慶石壁塑像猶存
郡人誦其一詩云戴花三朵鎮長春誰識玄中不二
門醉裏自傳神似活終當不老看乾坤尾句或云不
知不覺到黃昏蓋每醉時必寫真雖兵戈之後民家
尚有藏之者紹興初江淮劇盜張琦亦稱三朵花意
欲冒其名以惑衆也

焦老墓田

房州西門外三十里有石崖極高峻其下為石室道
觀在其側曰九室宮士人相傳云陳希夷隱於華山
時亦常棲此地石室乃卧窩也民焦老者居山下陳
每日一訪之且至則二鶴翔空飛舞而下焦氏以此
而候之傾家出迎具茶果延貯經歲常熟一日告去
焦曰先生將何之曰吾欲歸三峯耳焦父子強挽留
之不可而問曰汝家何所欲欲官邪欲富邪焦曰窮
山愚民不敢仕倘得牛千頭志愿足矣陳咲曰易事
也携輿俱行入山後指一穴言異日葬於此當如汝

志遂別去及焦老死其子奉柩窆於所指穴數年間
資產豐裕耕牛果及千頭迨今二百年子孫尚守舊
業牛雖減元數然猶豪雄里中鄉人名其處為焦老
墓田 二事張玘子溫說

再書徐大夫誤

景志所載徐大夫二誤謂都堂客次過諫官及在婺
州稱司法為清健老子每用為戲笑偶閱王彥輔塵
史其紀末乘繆二事其一曰京西憲按行至一邑辱
縣尉張伯豪斥使不騎而步且行且數其所為既入
傳舍有白直虞候者儉黠人也前白曰提刑適罵者

官員乃五陶中丞女壻憲矍然曰何不早告我亟召尉與之坐茶罷乃曰聞君有才適來聊相沮君詞色俱不變前途豈易量邪即子書吏立發薦章與之其一某路憲至一郡因料兵見護戎年高謂守倅曰護戎老不任事何可容也守倅並默然戎抗聲曰我本不欲來為小兒輩所強今果受辱憲問小兒謂誰曰外甥復問其人曰章得象也蓋是時方為宰相憲曰雖年高顧精神不減不知服何藥戎曰素無服餌憲又曰好個健老兒惠酒而去此兩者全與徐大夫相似信知監司上官輕薄郡縣僚吏卒詒訊誚從昔有

之故備載其語以資好事者談助

劉氏女

吉州士人劉伯山之女弟將嫁前一日家人置酒話別天宇晴廓忽驟雨傾注雷隱隱發聲女覺有物觸身驚仆坐上少頃即醒舉軀及衣裳悉無所傷唯左足失履衆為尋索得之戶外履幫帛已裂剔出紙一片闊三寸許有天字滿行蓋此女用小兒學書紙為襯托雷神以為媒慢故取示以伸警戒云女因是感疾失姻期又歲餘乃克成禮

羅正臣說

李商老

廬山李商老因修造犯土舉家無問男女長少皆病
腫求醫不效乃淨掃室宇令家人各齋心焚香誦熾
盛光呪以穰所忤未滿七日商老夜夢白衣老翁騎
牛在其家地忽陷旋旋沒入明日病者盡愈始知此
翁蓋作祟者疑為土窟中小神云

夷堅支乙卷第四

夷堅支乙卷第五十三事

張小娘子

秀州外科張生本郡中虞侯其妻遇神人自稱皮場大王授以癰疽異方一冊且誨以手法大槩遂用醫著名俗呼為張小娘子又轉以教厥夫吳人章縣丞祖母章子厚侍妾也年七十疽發于背邀治之張先潰其瘡而以盞貯所泄濃穢澄滓而視之其凝處紅如丹砂出謂丞曰此服丹藥毒發所致勢難療也丞怒曰老人平生尚不喫一服藥煖况於丹乎何妄言如是母在房聞之亟呼曰其說是已我少在汝家時

每相公餌伏火丹必使我輩伴服一粒積久數多故
儲蓄毒根今不可悔矣張謝去章母旋以此終委夏
卿之妾項生一瘡甚惡村醫為灼艾俄努肉陰起如
捲頰類捲成花萼或誤為物觸則痛徹心膂張曰此
名翻花腦痔世人患者絕少吾方書亦不載治法即
捨之而去村醫復塗藥線繫扎半日許捲隨線墮然
轉手再結至於四五訖不痊凡數旬妾竟死

張花項

建炎紹興之交江湖多盜張花項戚方尤兇虐張破
池州駐軍於教場所掠婦女無數為官兵所逐不忍

矣之乃料簡其不能行者得八百人諭其徒曰各納
脚子湏吏間則八百女雙足剝疊於庭然後去則者
未即死皆叫呼號泣經日乃絕戚在宣城廣德盡戕
官吏不遺餘張循王與之苦戰二盜力不敵始就擒
循王真數其罪戚曰主此衆者張統制也方係副將
奉其指揮耳循王置之繼問花項花項笑而對曰命
運使得如此今當以不倒獻相公循王怒其不屈叱
斬之首斷而尸不仆戚繼獲免竊位至節度使暮年
抱疾困頓中唯與花項應荅花項所言亦只出於戚
口大要憤其賣已戚曰自是統制一時對得錯了以

致墮命伺方預焉紛紛終日竟不起此事張幾仲為
景裴說

顧六者

秀州之東三四十里聚落曰泗涇其傍有大聖寺常
以佛殿燈油付一行者率月給若干斤久之輒不及
期而告罄主僧責之乾沒屢遭鞭笞殊以為苦蓋初
未嘗為欺也然無由自明但寅夜伺之唯謹一夕聞
啟扉遽入視逢一偉人脫所看金甲正取油遍塗四
躰驚問其故荅曰汝勿怨我我乃近村顧六者家方
隅禁神所謂金神七殺者為此老恃富無義廣營舍

宇穿掘井地無時暫寧触我忌步甚多使我舉身成
瘡瘡非藉膏油滋潤則痛楚不可言亦知汝無辜受
罰今幸向愈自此不復來當陰佑汝俾教教為人修
供得財用以相報行者謝曰顧老既有犯於明神胡
不加諸禍譴曰彼方享頑福未可問也遂隱不見其
後果無失油之患顧老為人獷悍豪於里閭且御諸
子嚴甚嘗呼語之曰吾聞人死之後祭祀多不克享
盍及吾未瞑目時借行喪禮汝輩各衰麻如儀排比
靈席為吾朝晡哭拜設奠竟百日而止其子不忍豫
凶事泣而諫請叱怒弗聽卒如其戒又十餘年始死

南陵蜂王

宣州南陵縣舊有蜂王祠莫知所起巫祝因以鼓衆
謂為至靈里俗奉事甚謹既立廟又崇飾龕室貯之
逼時節嬉游必迎以出紹興初臨安錢謙為縣宰到
官未久因閔雨有祈吏民啟曰此神可恃賴乃具儀
導入縣治才升廳錢焚香致敬望其中無他像設獨
一蜂大如拳飛走自若錢素習行天心正法知為怪
妄於是大聲語之曰爾為蠢蠢小虫當安窟穴那得
憑託袂崇受人血食吾今與爾約此日之事理無兩
全爾實有靈宜即出螫我雖死不憚苟不然當焚爾

作仄以洗惡俗語畢蜂如不聞錢固已蓄乾荻遂命積於庭下緊閉龕戶舁出加藝蜂在內喧咆撞突聲音哀怨頃之煨燼無餘遂并火其廂邑人自是不敢復言讜字允直女嫁方子張裴弟方壻也談其事

楊戩館客

楊戩貴盛時嘗住鄭州上冢挈家而西其姬妾留京師者猶數十輩中門大門悉加扃鎖但壁隙裴輪盤傳送貨物監護牢甚有館客在外舍一妾慕其丰標置梯踰屋取以入極其歡昵將曉送之去次夕復施前計同列浸聞之遂展轉延納逮七八晝夜賂學院

奴使勿言客不勝困憊而報戩且至亟升屋兩股無力不能復下戩還宅望見訝其非所處殆為物所憑崇遣扶以下招道士喫治因妄云為鬼迷惑了不自覺經旬良愈戩固深照其姦姑置酒叙慶極口慰撫客謂已秘其事弗泄矣一日召與共食竟令懃密室則有數壯士挽執縛於卧榻上持刃剖其陰剔出雙腎痛極暈絕戩命以長法灌傳藥此數士者蓋素所用闖工也後十餘日僅能起坐喫湯沃面但見墮髮在盆無數日以益多已而儼成一宦者自是主人待之益厚常延入內閣與妻女同飲宴蓋知其不必防

閑且以為玩具也客素與方務德相善每休沐輒出
訪尋是時半歲無聲跡皆傳已死偶出游相國寺遇
之於大悲閣下視其形模容色疑為鬼客呼曰務德
何忽然無故人意乃前揖之客拱手流涕道遭變本
末深自咎悔云何顏復與士友交接待貪恣余生未
忍死耳後不知所終

譚真人

衡州道士趙祖堅初行天心法時與鄉人治崇既止
復作不勝怒攝附躰者責問之對曰非敢擅未乃法
院神將受某賂是故敢然今去矣趙默自念吾所以

生持正法降伏魑魅者賴神將為用也茲乃公受賄
託吾將何所倚仗哉歆狀其罪申東岳是夜夢一介
胄武士威容甚猛拱手立於前曰弟子即法師部下
神將也生時為兵有脅力衆呼曰陳鐵鞭死得為神
得隸壇席不能自謹致納鬼賂聞法師欲告岱岳則
當墮北鄆無間獄永無脫期願垂哀恕請得洗心自
新趙曰吾不忍言汝罪只云不願行此法使汝自回
耳其人拜謝而退趙竟上章反術議改習五雷而無
其師但焚香於譚真人像前冀獲警悟越數年復為
人考召方使童子照視忽躍然而起被髮跣足仗劍

屬聲曰吾即譚真人也憐汝精勤故教汝法汝曾有
所得否對曰止得四符乃真武傳於世者神曰吾五
雷符當有七十二道此才十八分之一如何可以攝
服邪妖宜取百幅紙置几上當為汝傳即挿劔於地
曰仰五雷判官速傳七十二符限只今畢初不見有
所作為僅一食頃曰符已足命趙取之揭示其紙凡
六十八幅每幅畫一符天篆粲然非世間書也趙驚
喜捧受用拜起童子亦悟自是符驗通靈癸志所書
治衡廟一王者即此也趙祕其事不為外人說其徒

游淳僕道人者備言之

傳選學法

傳選為江西副總管時邀臨川王侍晨來豫章從學雷法王甚惡其人然念凶德可畏不敢不與但教以大畧在朋輩中已為高妙選藝成將有所試望僧殺一塔斬然高出四為即焚符治之少焉火從中起爇為煙燼而塔無所損既而憤王傳術不盡欲募刺客加害王已先知之怒曰彼為我弟子而謀射羿豈宜使滋蔓得志哉於是法飛檄悉追其所部靈官將吏選所行法從此不復神

趙不易妻

趙不易為江陰軍僉判其妻得奇疾煙火食不向口
唯啖生肉服飾起居與平日亡異而與夫別室寢處
趙秩滿調知桂陽監妻疾愈甚一婢供其使令便覺
瘦瘁短氣面如蠟色不半年輒死又換一人徃亦然
凡死於彼者三每老兵持肉來或從戟門入必怒曰
何得經鼓角樓下過奔而不納若自後圃入則受之
其後趙君待知封州闕寓居衡州常寧洎到官妻白
晝化為虎騰吼而出錢允直與趙為江陰交代聞其
事甚詳及守桂陽吏輩尚能言判官侯孝友者亦居
於常寧云趙妻乃中官家女不知本何人容兒姝美

未嘗妊娠性好潔夫每至其室坐於其上才去即令
洗滌三婦之亡皆遭其乘夜吮血故浸淫絕命

東湖荷菱

鄱陽東湖蓮藕菱芡甚盛薦福寺賴以贍其徒淳熙
中忽然如悴所產花實才得十之三景裴弟游浮洲
與院僧法聰納涼柳下扣其故曰為一村巫所焚是
以若此裴其語怪不經頗出言蚩責聰曰向者某村
有行法巫術已成而弟子從之學者必欲觀試乃買
一生魚持祭所事神啟白未竟魚正撥刺遽翻白以
死巫愠見於色曰溪之北有枯木為精所憑吾未暇

祛逐為德已厚而不顧正法之臨故呈此悔誑客不
加誅即漏符飛擲俄頃間遙望火起木中從顛至末
悉焚燼魚復活弟又求再詣他所於是為此來寺中
人但覺微煙蓬勃繚繞湖面旋即煙止明旦往視荷
菱一切菱倒更不可救其為人禍亦云烈矣天地神
祇昭布在上山川之靈固見之了不致誅何也

紫姑詠手

吉州人家邀紫姑正作詩適有美女子在其傍因請
詠手即書曰笑折天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
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斂拜深繡幕偷回雙舞袖

綠窓閑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為憶相思放却
針信筆而成殊不思索頗有雅致也

秀州棋僧

秀州堯率寺僧師豫能醫術而酷嗜奕棋與人賭賽
品格甚低然好之窮日夕不厭乾道九年染疫疾死
而復生言被追至官府立庭下有大井當前王者曰
誤追汝汝既是僧能誦多功德經否對曰受性愚情
不知有此經曰乃世間所謂金剛經者是已對曰此
則固能之王者顧左右取經即於井中汲出以相付
誦至數分王者及一府人皆稽首作禮既畢命一吏

送還過廊下吏語曰云此亦有可觀覽處宜相從一行遂到一室見案上列棋局兩奩貯黑白子而大小極不等吏曰師能此乎吾應之曰甚愛之正以太低為苦吏曰吾為爾作計但吞一子則進乎技矣吾欲取白而大者吏不可探一黑而小者使吞烏隨即驚寤明日病愈常時對奕者未視之索局較藝果頓增數等

黃巢廟

郴州宜章縣黃沙峒山勢嶮惡盤紆百里餘為溪峒十八所皆剛夷惡獠根株窟穴之處出峒口地稍平

山上有黃巢廟不知何時何人所立其前一杉木合
抱山下人每聞廟內声喏若有數百人受令唯喏者
則峒岷必嘯聚而叛淳熙中王宣子尚書為湖南帥
留意泊寇適有作亂者命統制官楊欽領兵討平之
因發火箭焚其廟且伐其樹臨欲仆有大黑蛇長丈
許頂上披髮呀然躍出為搏噬之狀衆環以弓矢射
殺之治其地為寨以屯戊卒金鼓之音朝暮響震自
是一方獲寧將官張某預是役備說其異

已上皆景
裴說

一年好處

吳中士大夫園圃多種橙橘者好采東坡詩一年好

慶君湏記正是橙黃橘綠時之句名之曰好慶惟陳
彥存損魏塘所居之前一圃獨標曰一年好慶頗為
新奇時彥存自中書檢正官丐外為江東轉運副使
到任恰滿歲而卒殆成讖云然韓退之詩曰天街小
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慶絕勝
煙柳滿皇都則好慶二字難專以歸橙橘也

夷堅支乙卷第五

夷堅支乙卷第六十四事

建康三孕

建康醫者楊有成說目擊三事皆婦人異產者桐林
灣客邸主人王氏妻年二十九歲紹熙三年八月懷
妊臨蓐生大蛇五六於草上乳醫及夫皆驚走蛇徑
出赴秦淮水中遇夜復入其家訪母飲乳天明始去
在店居人悉徙避它舍凡七日乃絕跡鹽商劉一妻
當產不下氣厭厭且死有成為診脉曰腹內必有怪
宜救其母與藥灌服至於四中夜坐了頭主甚大齒髮
長五寸許兩肉角隆起滿口十余牙白而銛利其家

殺而投諸江又斗門橋沿河張大奇之婦產一雞夫持刀剉未竟婦仍稱腹痛復誕一猴亦殺之包以布縫之以大石舉而擲之於深淵三母幸無恙而不能測致恠之由

羅伯固腦瘤

春渚紀聞載何次翁生瘤於鼻日以益大遇道人于襄陽授以藥如粟米粒使是夜輕用針剔小穴寘藥俄頃覺藥在內旋轉若遊行然迨曉瘤已失去吾鄉羅伯固輩為士人時腦後生一瘤數月後大如半升器不可櫛髮聞婺源有瘍醫菝絕精遣僕邀迎於家

醫塗藥線繫瘤際再匝緊縛其末剪斷之而出憇外
舍踰兩時久繫處痛甚至齧齕衫袖弗堪忍呼其子
去線曰寧逐日受苦此痛殆徹骨髓子將奉戒而斷
線無余地欲施手不克方冬月困卧大閣席上遂熟
睡及醒枕畔皆如水沾濕有皮囊一片在傍捫其瘤
已不見諸子秉燭就視腦外畧無癥痕盖附著成贅
初不相干也

閻義方家雷

汴人閻義方隨父官於鄱陽因買宅以居義方死其
子散習行五雷術而為人儼薄少誠敬先娶嚴陵余

氏女經數歲化離之而蓄妾每數月無娠孕即遂去
前後七八人日夜耽著酒色不復於法錄介意紹熙
五年十月六日正晝大雨氣霧蒙蔽其室黻之女年
十二三歲見白衣老翁長丈許怲怲而入袞大火球
于庭戶女駭顛欲仆翁挈之歸房震雷轟擊一柱一
梁皆有損臂痕侏儒尽碎其家先事四聖繪立像尝
為廐下兩馬聞齧至挂處傷像双目乃令畫工復寫
別本為坐像而捲來舊物覆以東坡石刻墨竹是日
悉碎碎無余一轎折析如粉椅卓之屬皆然燈檠二
枚一長一短短者碎而長檠不動庖婢遭火敗面鄰

居郭氏一婢亦為殘焰所灼灰埃積地厚寸許若累年無人居者附近數家屋宇皆搖動黻憂降罰未艾招王仙壇楊道士醮謝楊蓋素行雷法者語之曰此法中神祇威猛吾以羽流清淨猶常戒惕豈君塵俗輩所應用心凡所傳文書之類宜以付我不然將獲大戾黻懼而從之且上章謝罪繳納法式誓不復敢行初黻之女兄為母楊氏鍾愛招樂平洪瑩將仕作贅壻是歲秋以病亡臨終與母訣曰此宅蹀躞已久必生變怪宜急徙以避之母不暇如其說未幾有雷禍

茅君山隱士

元豐中金陵大水溪壑暴溢有一大木可及尋泛、
出茅君山中蘿荔蒙幕被以蒼蘚過者不覺其有異、
也有漁者過於曲渚其氣熏然就視之人也亟走告
茅山觀主劉混康劉率其徒至驗之信然為迂于岸
側剔荔去蘚從而浴之敝衣凋落如網罟然紺髮玉
色方瞳罔、蹶然而興頽謂衆曰飲吾以水既飲復
問歲麻對以今某年悵然曰二十年矣余昔歲客真
州遇二僧語予曰觀子風標清峙有方外之趣可以
學道然通都囂塵非棲養之地宜游茅君山以練真

觀予以無資可游為解僧曰但從吾行遂同塗以來
寓洞中授我收視及聽之術臨別以方板見授且戒
曰融神寂慮勿撓勿畏它日當復見汝自居於此茫
不知晦明寒燠風雷霜雪之變人間得喪去取欣戚
之累方翔翔廣漠之鄉莽蒼之野悵然如偃于巨
室而無所覺今寤而偶俗詎可見吾師邪道流驚異
延致齋室朝夕奉香火盥沐謹甚鄉閭奔趨浸聞
之於郡邑金陵守備禮迎置館舍達官縉紳日造謁
曲拳跽拜以靳養生之方流傳它邦聞者以不得見
為恨而此人本無所悟入歲餘志日憍汰間有遺之

果實者稍取啖食或饋以素羞亦喜而弗拒衣衾錢帛到則受之至于服靡嚙肥耽嗜醇酒情欲所肆漫不省擇未幾病死畧無他異上官彥衡作傳書其事歎其以俄頃之間敗累年之養畔師教捐初心云

因揭尊者

邵武光澤縣龍興院僧師滿紹熙十四年十一月夢老僧百衲支筇杖跣趺而坐曰來自南岳將赴上官氏供翌日聞近村富田邨守作供十六尊者繼有雲游比丘至彼室言方適遠塗而行資不裕欲以所藏武洞清畫羅漢及中尊者碑本售於人取視之至第十

三因揭尊者則宛然疇昔入夢之人也。滿大歎異謂諸佛慈悲將以堅其信心，遂空囊易之，別置於定光圓應堂之兩壁。因欲少加潤色，為供槃巾鉢之數，而力未能及。于是宣說夢證，丐諸檀越。甫及鄉士上官之才之門，則亦先見夢矣。之才謂滿曰：子貧無資，吾為子作佛事，子勤香火可也。乃償其初贖之價，為設標飾，益之以家所常事，惠應圓覺二像，且增葺其堂。李郁光祖作記。

英州野橋

先公謫居英州，無祿粟以食。日采於市，郡人或云去。

城七十里曰東鄉有良田於是空旅裝買百畝令季弟景徐往驗校方冬獲稻而先公忽被疾遣僕走報徐弟得信時已黃昏急馳馬歸行半道馬忽蹶局縮栗若有所畏馭者曰必有虎在近適月色朧明遙望見數百步外叢薄中一虎弭耳而過馬蓋已見之時徐亦怖甚然思親念極強加鞭將屆城五里許值斷港無船可渡得淵上下得橫水徑水中謂為野橋遽踐之甚滑不可移足乃跨之而進手所托處黏腥如飴錫暨到家東方明矣它日再經彼處元無所謂橋蓋曩日蛟螭睡熟以故人履其背而不知覺咸謂誠

孝所感得濟巷善還具免搏噬之害其危如此

單于問家世詞

東坡送子由奉使契丹詩末句云單于若問君家世
莫道中朝第一人用唐李揆事也紹興中曹勛功顯
使金國好事者戲作小詞其後闕曰單于若問君家
世說與教知說教知與便是紅窓迥底兒謂功顯之
父元寵昔以此曲著名也後大璫張去為之子安世
以閤門宣贊為副使或改其語曰說與教知便是中
朝一漢兒盖京師人謂內侍養子不閤者為漢兒也
最後知閤門事孟思恭亦使此或又改曰便是鹽商

孟容兒謂思恭之父為販醪巨賈也張才甫說

真楊慧倡

江淮閩浙土俗各有公諱如杭州之佛兒蕪之鼓子常之毆爺之類細民或相犯至於聞擊宣和中真州倡迎新守於維揚、守置酒大合兩邦妓樂揚州諱缺耳真州諱火柴頭楊倡自恃會府意輕屬城故令茶酒兵藝火而有煙焰使小鬟戒之已而不止呼責之曰貴在大廳上張筵如何燒炭不謹却著柴頭咄詈再四真倡笑語兵曰行首三四度指揮何得不聽汝是有耳朵耶沒耳朵耶楊倡大慙乾道中滁州教

授考試於楊府既出院赴郡集帥命妓侑觴教授者
懷子也呼一倡歌於側怒其不如指誚之曰大府樂
籍却山野如此倡徐、荅曰環滁皆山也此客愕然
終席不敢復出一語

合生詩詞

江浙間路岐伶女有慧頭知文墨能於席上指物題
詠應命輒成者謂之合生其滑稽含詼諷者為之喬
合生蓋京都遺風也張安國守臨川王宣子鮮廬陵
郡印歸次撫安國置酒郡齋招郡士陳漢卿參會適
散樂一妓言學作詩漢卿語之曰太守呼為五馬今

日兩州使君對席遂成十馬汝躡此意做八句妓疑
立良久即高吟曰同是天邊侍從臣江頭相遇轉情
親瑩如臨汝無瑕玉暖作廬陵有脚春五馬今朝成
十馬兩人前日壓千人便看飛詔催歸去共坐中書
秉化鈞安國為之嗟賞竟日賞以萬錢予守會稽有
歌日宮調女子洪惠英正唱詞次忽停鼓白曰惠英
有述懷小曲願容舉似乃歌曰梅花似雪剛被雪未
相挫折雪裏梅花無限精神摠屬他梅花無語只有
東君未作主傳語東君宜與梅花做主人歌畢再拜
云梅者惠英自喻非敢僭擬名花姑以借意雪者指

亡賴惡少也官奴因言其人到府一月而遭惡子困
擾者至四五故情見乎詞在流輩中誠不易得

了真應夢

鄱陽永寧僧了真初行脚往廬山將參天地長老行
机法席方入室机逆問曰汝非某人乎對曰和尚所
問乃了真祖師今亡久矣不審何以知之机曰吾夜
夢此人來作礼今而汝至汝得非乃祖後身耶盖真
之祖以試經得僧而真亦然聞者證為後身之兆机
自稱簡堂名震叢林不妄接納真于弟子中最為上
首後嗣法出世住持圓通始入寺之夕夢延衆僧會

茶而已居第六位覺而莫曉總閱六月移涖它刹乃
悟第六之義久之歸薦福而終

永悟侍者

福州僧永悟屢住禪刹每一駐錫處必携其親姪為
侍者悟規矩峻整他人有犯必治惟此姪過舉一切
優容未尝少加訶責人莫敢言後住台州國清寺姪
愈恣不律諸上首群起攻之詣方丈白曰若是人不
出大衆當散去悟始慘然曰此事久不忍言今度不
可隱此僧乃吾母也衆拱問其說曰吾雖出家然多
在故居一室打坐時母已亡忽一夕見其掩面入吾

凡之室方驚怛欲起則聞孕嫂免身生男既長遂為
買牒落髮常以自隨故雖知其犯禪禁不忍問也衆
皆嘆悔權謝悟曰事既彰露彼不宜復留遂遣出院
未幾悟亦避席與是姪過南康見兜率長老法端說

廣福寺藏

江州彭澤縣北四十里廣福寺有輪藏極華壯妥潔
紹興初巨盜李成犯江西駐軍寺下留一宿將以質
明焚燒而南且欲盡燬縣人是夜成設榻藏殿睡正
熟聞藏轉動不止疑其下有寺家所伏僕隸將為已
害起呼健將在帳前者秉炬杖劍接續入視則寂無

一人而藏聲愈响旋運愈速成甚惧即具衣冠詣佛所焚香謝過隨聞然迨旦引衆行過縣秋毫不犯百里賴以全活

復州防庫犬

復州簽判廳主管諸司錢物故蓄犬以警盜名為防庫一黃犬在彼十余年吳興周礪居官尤加意飼養犬亦知感恩者常坐卧其傍洎滿秩予姪舉之代之以小兒女多慮或為所驚齧牽以付浮橋之南二十里外蓮臺寺明日復來又執拘以往已而復尔周末去間嘗謁舉犬認所乘轎識為故主迎繞馴伏搖尾

恋恋伺其退即隨以行舉解其意語周使寘于舡中
後數日舡已至巴河登岸未返而舡人解纜東下犬
望見跳擲嗥鳴奔隨不至置丸三四十里周顧見之
命小艇呼載既得上不勝喜竟至湖州

右四事率姪說

夷陵嬰兒

峽州夷陵縣數十里間村民家以紹熙元年生一子
纔周晬忽頓生髭數莖及三歲遂蔚然滿頷雖頭如
瓠壺咿鴉學語只是嬰兒然長鬚已過臍多可把握
色極黑嘗抱入郡城予仲子簽書判官事見之將從
其父買以歸未及而夫曾不登五齡亦云異矣

夷堅支乙卷第六

夷堅支乙卷第七十五事

岳陽呂翁

淳熙十六年章嗣為岳陽守聞城南老松之側有呂公祠宇因往瞻拜觀其塑像袍色黧黹不鮮命工整治未暇扣其訖工與否也一夕家人夢一道流衣新黃袍遮道立於郡圃趨而避之他所則又相遇問其姓名曰我仙者也家人曰若是仙者何不游天上而反行地下乎曰我地仙也翌旦以語章、出視事吏前白云向者奉命易真人袍今繪已畢章深異之且念一潤色其衣服兩形于夢寐若影響乃以故所藏

呂公金丹祕訣刻于郡齋異廣其傳其書呂自為序
稱紫微洞天純陽真人曰崑幼習儒教長好玄門志
慕清虛心遊雲外尋師訪友往來無憚於驅馳切問
近思終始不生手懈怠陰陽升降取法于二儀性命
根基歸源于一氣無形無象來時止一婦一夫有姓
有名去後存二男三女九宮臺畔金童探得黃芽十
二樓前五女收成白雪水中起火當分八卦之才陰
內煉陽自別九州之氣三花和會化火光直出昏衢
千日功成驂鶴駕先遊蓬島天机深遠不敢輕言道
体淵微難為直說今以平日見功之法尊師已驗之

術集成口訣十八首密示後進凡金丹小成法七訣
天童不老法第一聚火煮海法第二匹配陰陽法第
三聚火還元法第四聚火鍊形法第五龍虎金丹法
第六周天火候法第七金丹中成法六訣河車肘後
法第一肘後飛金晶法第二玉液還丹法第三玉液
鍊形法第四金液還丹法第五金液煉形法第六金
丹大成法五訣集成朝元法第一煉氣成形法第二
內觀交換法第三神出入仙法第四分形超脫法第
五其書合三千言每訣四句、四字明白易曉實修
真妙旨也

張二大夫

張二大夫者京師醫家後從臨安官至翰林醫痊晚
退居吉州啟藥肆技能不甚高而一意牟利累資數
萬緡屋後小園廣袤不能十丈日徃縱步忽垣墻頽
仆正壓右足踣折骨破痛不堪忍市民范接骨以外
科著名亟招之范視其骨脛中但黑膜存嘆曰凡人
上自頭下至足皆以髓為主故能恃以久長方盛壯
之時或有毀折苟精髓充盈則可施板夾掖傷處乃
用外藥塗傅隨其輕重淺深刻日復舊今大夫髓枯
矣無復可接是病非吾所能醫也即捨去張宛轉榻

上呻呼梵半年而死羅正臣說

彭氏池魚

鄱陽彭仲光有魚湖在郡三十里外當秋暮水落與
仲子大辨往其處觀漁人設網晷終日不得一鱗甚
訝之留宿岸傍村舍大辨夢黃衣卒數輩將杖驅罪
囚數千人皆縶縛駢聯男女相雜羸形悴態以次入
水悉拊膺大哭若不得已而墜辨驚堯以告父明日
舉網魚充其中仲光感之為之不忍食

姚將仕

文惠公總領淮東日携幼弟迅在官下其所生母病

療治無良醫乃載詣常州時從兄景高為晉陵宰畏
其疾傳染使往節級范安家招醫巫診治竟不起殯
於僧舍明年正月望夜高兄之子樸年十歲矣與親
識兩人觀燈于東嶽行廟范安之居在廟外邀啜茶
果歸而被疾信口妄語不省人事郡人姚將仕者納
粟買官能行五雷天心法命視之先勅神將呼土地
詰問有降神小童見至咄、自語官府嚴整如何得
有邪祟恐是他家婢妾之屬所為那可責我實無鬼
可捕姚謝去自於其家飛符噴水九十余日攝出一
女子蓋迅母也不肯言所以來姚牒城隍寄收它日

再呼問始云因小官人到范家故隨入縣舍於是
以饌酒香楮遣之而申泰山府乞注生且焚其柩槨愈

澧州判官

故郭郡州石之子林字伯宗紹熙二年自鄱陽赴澧
州判官涖事數月直宿兵卒見本衙土地廟判官踞
坐廳上或以告林、意諸卒相戲侮不以為怪次夜
復然陰察之了無迹但杖闔者而親往閉廟門且選
一謹信者宿其側此人惧譴終夕不敢寢將五更見
一人身軀頗偉髭髯如戟從外來踐履其衾席而過
至旦則儼然據主位偃蹇林亟驗封鑰門開如故始

大駭訝曰得非秦事不肅招致此異乃具牲酒拜禱
謝過俄報手詔至林乘馬出郭郊迎中塗墜鞭若中
風狀馭者拾鞭復進已頽仆馬背扶掖以下僅能拜
詔甫歸家即死廳吏方云數日前夢本官與庙判官
為代林本雅素吉人而邂逅至此雖沒而為神亦眇
末矣澧州巡檢馬燧說

臨江二異

臨江軍相傳有二怪其一軍治內野猫双目如丹出
則以前足抱頭而睢盱人立其一省倉內白犬不知
其幾何時凡見之者必有灾咎紹熙二年予壻錢鑿

為守嘗見猫紐而老兵報已生六子而不得其處俄
街其二往通判廳啣食是時景韋兄在職未幾而錢
以言章常為漕使所劾同日罷從姪棒為清江尉暫
攝錄曹入倉支馬穀群卒忽向教叩稽連拜驚問之
曰白犬正在穀堆上望外而立出視之果然亦為致
敬棒數月卒於官

朱司法妾

朱琮司法者處州麗水人以祖大卿恩得官紹興戊
午再調臨江軍法椽有一侍妾其妻王氏不能容日
夜楚毒凌虐至于自刎朱君坐卧食息無時不見之

頗懷憂畏招閣皂山道士行法禳逐牒付城隍庙拘
縻初戒云尊官從今以後不可往岳殿自是不復覩
它日郡僚皆出禱中途值雨作適到岳庙之前衆輻
悉入避朱亦隨久之少烏雨止出外忽逢故妾來前
畧無拱敬之礼忿恚溢面朱語之曰自汝之死我哀
憐到今汝當亦知非干我事妾曰若不做官人侍妾
時安得致此朱還舍告妻未幾遇疾卒王氏旋踵并
亡凡生三男子大者總六歲無人主喪族姻有從官
鄰邦者聞之亟沿徼來為料理後事亦嘗招道流考
召見朱着袍執簡立二女囚荷枷拷訊迨棺柩出門

鄰家室女見兩棺後一婦人蓬頭敝衣拊掌大笑相續去女驚異為父母說即時病暗竟不復能語朱里人王祥主簿說予謂一妾之死而主君主母償其命岳廟之嚴而不能制攝一鬼使之出入自若小女子話其異即病暗是皆可疑也

弋陽女子

弋陽陳秀才與其友以元夕觀燈於市有人家女子年十三四歲坐僕戶右墜髻花一枝正落陳巾上陳甚喜携歸示妻、疑其游倡館所得奪而擲于地陳邀其友証所以妻愀然不樂曰果若汝言當是異時

兆祥我死不久矣後數月竟卒陳鯨居十年始別娶復因燈游觀戲舉前事蓋墜花者也

勸善大師

饒州東嶽行宮遭火蕩盡後來草創修理僅有屋一二十間紹熙五年十二月判官孟滋同妻往詣至外舍小室見一僧像貌彩飾皆剝落問何神祝史曰勸善大師也滋頷其妻有整治之意而未嘗出言是夕夢一長僧來丐衣服禦寒且又云不過費君家錢三千耳覺而驚異明日即令工徃裝繪一新正用楮幣三千

荆南猴鼠

淳熙某年荆南官道上十五里間忽有鼠以千萬計
蔽塞通達其色或黑或白或黃或青其狀如或雞如
鳥人行其間畧不知避遭車馬踐踏而死者不可勝
數凡兩三月乃息復有一猴高二尺許隱于高木之
上乘間為人害是時正暑天婦女露坐者多為戲侮
不敢輒出居民胆勇者百方取之久而墜一網中民
納之布囊將負往八渠山投於流江未明登塗到城
西遇一老叟髯鬚如雪笑問之曰囊中物豈非糊猴
耶民曰然曰彼實有罪願貸其死吾適有官會三千

道謝汝使獲脫去不復敢更來吾二人同詣八渠放
之深林足矣即於袖間取楮幣付民、以無望之獲
喜而從之自是猴果絕跡弗至此叟豈猴之翁祖邪

陸荆門

紹熙三年姪孫伋為荆門簽書判官臨川陸九淵子
靜作守携貴溪醫士周礼者行同是年十一月夢伋
著毛衫坐于便齋左右侍立皆呼為知軍且以告伋
旬余又夢且聞人言不久當交印歲未盡十日子靜
感疾不起伋正著毛背子在書室暫領印符旋被帥
檄揖軍事先是子靜閱荆門志見王瞻叔紹熙庚午

十月所作惠泉亭記云庶幾九淵之靈有所憑依以
惠澤斯民甚惡其語亟掩卷未幾而卒 後說

桂巖驚獸

族弟仲堪居洪源往祖居桂巖赴從兄飯歸已中夜
一僕持炬火行前覺有物追隨在後凡三四里將到
家、間人又持炬出乃見一豪豬蓋乘火光而至者
兩下以矛交刺之豬從坡下跳登岸正直脊井墜焉
為衆擊殺通身皆帶箭、如小玳瑁筒其表尖銳可
以治頭癬尋常與人遇則竦而激之中輒成創或著
要害處亦久、方愈杓民程卞八者能射虎里人稱

為程大蟲其法惟煮草烏頭汁以淬箭鏃拖窩机伺於虎出入道上嘗有一虎為箭所傷不能行倚樹躄立程曰虎死不倒地此已死無足惧徑前欲取之虎尚未絕忍痛哮吼舉二足搏程奮臂撐拒力且竭其徒望見爭奔救僅得脫腦後及背皮皆遭爪攫拏卧病幾月乃起

潘璋家僧

樂平醫士潘璋居于縣市有商客詣門曰早上遇一僧買吾紫羅兩疋酌價已定即置諸袖間使我相隨取錢到君宅徑入今移時矣願為一言促之璋曰吾

家欲繡帛何必仗僧為市且未嘗有此徒來往汝亟去客不肯去力言之仍述其形貌及衲衣穿履之狀璋始悟亟往所事泗州菩薩堂驗視則兩繡正在坐側蓋常時樂奉甚敬被以真服祈禱獲應歷年多積為塵坐鼠齧未暇更新是日為之瞿然入室焚香謝過以錢償客而喚匠製衣易之

喻氏招醫

鄱陽士人汪樵居于郭外數十里間妻喻氏以紹熙五年初秋感疾伏枕兩旬更數醫治療弗效其家議欲招劉昶者世為醫用叔蔭補右列嘗為江東提

刑司緝補官因寓處城中是夜樵夢一異人授以金刃光采燦然長徑尺覺而默喜自念金刀者劉也當付于昶無所疑夙與命僕且行方啟門而其友宋震適至問疾云昨晚人從郡中來言新駐泊醫官劉舜臣其技甚高盍使視之樵始悟已夢驗為神告即易書遣僕焉邀致到時日將暮喻氏已困焉舜臣投以兩藥及旦洒然頓蘇信宿而愈至後再無染患之事矣

王牙僧

乾道七年鄱陽鄉民鄭五盡室染疫癘貧甚飡粥不

能給欲召醫巫買藥空無所有但得一毡笠倩牙儻
王三鬻之可值千錢王乃隱其丰才還家即得病昏
不知人六七日鄰里以為必不起忽大聲疾呼如受
杖痛苦之狀妻扣之能言所見云恰被黃衫承局追
出到近里胡家步下見巨舡舡岸大官正坐左右擁
侍皆朱紫儀衛光赫全如官府承局領吾臨岸大官
問尔何敢匿留鄭小五錢吾不敢諱遂遭皮鞭一百
擲置草中痛不可忍大官今以涼藥與吾旋移舡過
下岸左右教我就水內取兩甕使飲一盞乃悖而覺
便得汗有瘳臂痛愈劇妻視之生赤丁瘡約滿百因

卧甃月始復初既而下岸大疫盖所都者瘟部云
右三事周貴章說

夷堅支乙卷第七

覆板

夷堅支乙卷第八十三事

湯顯祖

湯顯祖池州石埭人兵部侍郎允恭之孫也紹熙五年為涇縣宰初交印主吏白三日當謁廟湯叱之曰吾行五雷法神祇在掌握中豈當屈身拜于土偶之前但令具飲饌兩席設于祠宮而命車呵殿直造其處與神分賓主抗禮對酌且言當官籍庇之意吏民見者切恠而憂之是夜暴風欵起山水溢溢縣治滄浸七八尺至于卧床之下文書籠篋大半入水僅不傷人皆以為慢神之咎湯以屋廬損敗伐木于林藪

一新之又命畫工王生繪神將大像七十二軀舉事香火極其虔敬至次年春為提舉官李唐卿子勉所按罷去

水陽二趙

宣城水陽鎮宗室寓居者四十余人師恭師珏者從兄弟也其廬在空相寺側相距數百步淳熙中兩人同毆殺一僧恭以計脫獨珏任其罪坐鎖閉泉南外宗司用己酉霈恩得自便其父伯冷為平江府將領珏留家治母墓嘗抵暮還舍聞門外有呼趙三者連聲甚厲恐避入室族姻數輩在彼亦聞之明日丹往

墓次誤蹙伐下一木遭壓扶以歸得疾痛楚不能興
遂死時紹熙壬子秋也衆知為僧寃報而師恭自以
向未免禍姓名不經案牘了無所惧至癸丑之秋因
訟事逮赴府舟楫已具戒使先解纜待于前步少頃
獨行就之舟人訝久弗至其家望溪畔亦未見舉棹
然皆不疑有它故兩行客過官道恠其痴立于草間
撼之再三始應曰恰為三哥邀去飲酒一盃頗覺昏
醉兩客嘆其面曰渠死已一年汝定見鬼方悚悟即
詣寺命僧設供席禮懺竟夜莫消宿愆不旬日亦卒

陳李寃對

水陽民李氏陳氏有爭訟李氏為秦府幹者挾勢力
歸曲于陳、翁死於獄經數歲其少子在田間為一
白犬所窘持杖逐之犬走入李氏之堂忽不見是夜
翁托夢于妻曰我抱冤憤歷年今訴理得直故未報
汝明日可為我設奠以賀妻竟而悲泣如其戒未絕
長子入李山掘棺柩李適在山下聞丁、聲趨視見
之取巨槌奮擊曳至平地又使僕併力痛箠支體無
全膚即死旋斫竹數束疊於墓莽間唱云陳持刀為
盜與之格閉監鎮官汪杲驗其尸具以實白縣李生
係獄旋亦死焉乃昔歲陳翁絕命處也

嚴州女子

嚴州士人家女子年未及笄一夕睡醒枕畔得果實如桃者取食之旦起見飲饌之屬輒掩鼻凡可啖之物皆不向口父母嗟異訪醫召巫莫能展力歷十余年矣而肌體不覺羸瘠一切如平常但不敢議及婚姻事忽索酒其家與一盃即飲之繼稱餒甚索飯自是悉復故乃以嫁郡士洪生洪之二弟琦璞俱登紹熙庚戌科琦為南陵主簿

徐南陵請大仙

吳興徐大倫紹興四年知南陵縣次年初秋有舊友

來訪能誦訣邀大仙因注香酌酒驗其術俄頃箕動
書曰張紫微自是遇請輒至隨所禱即書徐每召會
賓僚必設虛位凡酒之美惡杯之遲速亦書之嘗出
金觥禱獻乃書曰此吾家物莫能曉已而忽一憶頃
侍父次游守淮郡張公過之開宴延待以此觥勸侑
欲舉贈之而張辭去拂旦告行不及與始知其說不
妄賦詩度曲信筆立成殆盈數十軸徐闕便坐揭張
存時所書冰壺兩大字從之求記即揮數百言筆勢
遒勁全類平生翰墨徐宝翫不忍捨喚二標篩置于
壁間又為表軒之南曰歌寓北曰琴寄徐妻周氏以

故冬卒悲愴殊甚張作鼓盆歌以解之徐扣周今安
在曰以無故得、生江州王大尉家三宣贊位作男
子復扣其月日名第曰便為物色明當奉告次日云
吾為君御風而往得其實蓋今年四月某日生小名
榮郎將誕之夕母夢一婦人牽帷而入覺即免身君
或道過九江試訪之當相顧一笑徐徧問同官休咎
曰邵尉有綺語之過未幾邵不疾而死蓋其人素為
叻士徐由是愈敬信復云子有道骨異日當相從為
蓬萊三島之游宜淨掃一室密加糊飾列茶果用采
帛蒙小篋挿筆其上挂諸梁間俟九月甲子日召予

予當聞命而至凡有請禱悉為書之但不容外人一
到耳徐一、如所戒及期所謂舊友者已去忘其請
訣遂絕弗至

南陵美婦人

宣之南陵在漢為春穀縣古邑也民某生者就邑治
大門之內開酒店嘗以月夜出戶逢美婦人若自宅
宅堂而來見生即與笑語時東平郭堯高叔為宰生
謂姬妾浪游不敢應婦向前執其手徑趨店中坐生固
市井屠沽兒迷于色便留之寢旦而去它夕復至如
是數月每至必有贈餉初但得錢久而携銀盞浸、

及於餅罍所獲不勝多益疑為竊主家物然貪財溺
愛不以為虞偶往郊外行幹遇道人乞錢見生顏色
枯悴語之曰汝滿面是邪氣將死于鬼手生驚悟弗
隱盡以告之道人就近舍求紙三寸許書一符使貼
于房門是夜聞婦怒罵曰吾以至誠待汝、受吾物
亦不為薄將終身托何乃遽起妄心一旦如是耶吾
非畏符不敢入以汝背義忘恩誓將弃汝即拂然而
去經數夜復扣門言曰汝不義已甚使人不堪明日
夜當治汝又去生始大怖坐而須曉徙肆于它坊由
此遂絕後三年縣宰徐大倫妻周氏死其弟從吳中

來唁寓治後堂夜登廁忽身傾且仆涎出不止一僕
携燈在下急扶歸室徐奔視之灌以湯柔移時乃醒
云恰溷畢見一女子相引詣別館几榻華赫置酒歌
語未暇歎昵而為人喚竟縣吏言宅素有妖祟前後
造怪非一于是虛其處但慶西徧徐字子至湖州人
右六事汪果茂明說

胡朝散夢

華亭胡朝散曹夏夜納涼因踞胡床而睡夢一偉丈
夫著白道服撼之使起曰君家有不恰好一事宜急
起理會胡驚悟亟出戶果見一人自經于廊下往視

之其子婦房中使妾也婦者同邑張氏女賦性慘妬此妾小有過杖之百數不能勝楚毒乃就死胡呼使婦就傍熟視婦略不動色徐云它人不須管若不可救我自當其責即取椀登之解縊索移時復醒胡氏供事應使張王甚嚴敬舉家不食豬肉故蒙神力云張婦之惡猶不少悛也

楊政姬妻

楊政在紹興間為秦中名將威聲與二吳埒官至太尉然資性慘忍嗜殺人帥興元日招幕僚宴會李叔家中席起更衣虞兵持燭導往溷所經歷曲折殆如

永巷望西壁間隱、若人形影謂為繪畫近視之不
見筆蹤又無面目相貌凡二三十軀疑不曉扣虞兵
兵傍睨前後知無來者低語曰相公姬妾數十人皆
有樂藝但少不稱意必杖殺之面剝其皮自手至足
釘于此壁上直俟乾硬方舉而擲諸水此其皮跡也
叔永悚然而出楊最寵一姬蒙專房之愛晚年抱病
困卧不能興于人事一切弗問獨拳、此姬常使侍
于側忽語之曰吾病勢洶洶如此決不復全生我傾
心吐膽只在汝身上今將柰何是時氣息僅屬語言
大半不可曉姬泣曰相公且強進藥餌脫若不起願

相從往黃泉下楊大喜索酒與姬各飲一盃姬反室
沉吟深悔前言之失陰謀伏竄楊奄、且絕救瞑目
所親大將誚之曰相公平生殺人如搗(虱)蟻真大丈夫
漢今日運命終將乃流連顧恋一何無剛腸膽決
也楊稱姬名曰只候他先死吾便去大將解其意使
給語姬云相公喚予呼一壯士持骨索伏于榻後姬
至立套其頸少時而殂陳尸于地楊即氣絕

宜興官人

宜興官人吳瑄紹熙五年春得目疾頗劇乃挈妻子
表餘杭謂為避灾吳嘗仕于此縣因買小宅為往來

寓泊之所于是盡室居之月餘一旦忽起歸心妻以遣入市物于臨安未反欲少留之吳堅不可若有促其使去者但令一僕守舍即登塗亦不與交游告別明夜天目山發洪川流暴至平地水深數丈吳之居沒于中僕溺死是時民罹其禍者十萬余人

張元幹夢

張楠字元幹、福州名士也入太學為舉錄既優列解籍而省試不利乃詣土地祠禱曰楠雖不肖自覺舉業程文不在儕輩下今而失意其必有說敢以請于神是夕夢神來謁語之曰君當登科緣以比者受

無名之錢四百三十絕貫絕百拾文為此連黜楠覺而默念身為寒士安有是哉時諸生從受業者聞師赴省各隨力致助然度其數亦不能多意其必用此故試取記事小冊逐一算計與神言合貫百分文畸零不少差然後大悟遍以告人使知非己之財不可妄得如此續以上舍賜第

駱將仕家

淳熙癸卯歲張晉英濤自西外宗教授入為勅令刪定官挈家到都城未得官舍就冷水巷駱將仕屋暫處駱自居其傍數日後駱妻謁張氏問無恙甚勤自

是每見輒去然意以為相勞苦常談尔其地卑濕特甚不數月徙去而黃景亨渙自滁州來為大學錄復居之經旬月婢妾夜叫云有賊已而房門洞開竟夕擾、明旦點檢無所失亡獨新洗衣四種元在厨間皆不見遍索之其二在墻頭猶以為盜携去而誤墜者其二乃壓于積薪下之黃雖疑怪而不欲形言後數日又復見怪元置四簋盃于卓上悉頓疊壁下亦不之間黃母夫人病侍藥至三更持燈上廁則庖内器皿數十皆排列厠板上惧而亟出于是亦去之訪其事乃一年前駱之是予長子以狂游弗謹為父子所責

自經于厨從此變怪百出晉英聞之始悟駱妻所問
蓋為是云黃母旋亦捐館右四事張晉英說

陳二妻

金華縣孝順鎮農民陳二者其妻懷妊將產詣鎮市
太平寺請僧于佛前許孔雀明王經一部以祈陰護
既而生男久不償初願妻遂双瞽凡衣裳縫細皆倩
鄰里男能移步但匍匐而行妻夢一僧來言與吾千
錢吾為汝治眼病且以告厥夫、云得非所許經卷
未還故邪妻曰家間赤貧尚無飯喫何暇及此佛亦
不應屑、與吾較也是夜陳二所夢亦同偶到太平

寺閱僧房功德簿頓憶其事乃焚香禱告乞放妻眼
光明秋成還賽時紹熙癸丑歲也及秋暮始踐前約
恰費錢一千緡及新春妻双目如平生無患苦

江牛屠

婺源姦民以屠牛為業者或能用藥毒牛但漫火煮
草烏頭汁濟以它藥浸鉄針長三寸余插于牛脅皮
中不經日必死則喚之使宰剥肉既非帶疫人食之
無害謂為良殺厥價差高數年前鄱陽村屠頗傳習
之有江六三者居城東十五里常用此伎農民見牛
不病而斃莫能曉悉付鬻賣雖鄰里鄉曲皆無一人

知其事者紹熙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出外至昏暮不
歸妻子遍詣平日所來往處尋訪彼人皆云不曾見
明日過午妻見群鴉及鵝鶯翔噪居舍百步間汚池
畔試往視之江已溺死于中水才深尺耳臨棺斂作
匠于其腰囊內得藥針兩枚方知行詐已久時將謀
適何人家而為鬼所誅也

夷堅支乙卷第八

中復校

夷堅支乙卷第九十二事

宜黃老人

紹興中撫州宜黃縣宰徐君听訟有老人曰侯林哀哭陳牒云居於社壇之旁遭弓手夏生縱火焚蕩所居遂并三子為灰燼徐受詞駭愴即捕夏送獄訊鞠之甚苦夏不知所對泣涕弗食縣吏共言夏為人素循理安得有白晝放火殺人之事願追詞首究其本末仍委佐官往本處驗實當可得情徐用其說及詣壇下物色並無侯老住止與火煬之跡乃夏生以祀社之故奉尉命汎掃壇宇剪除榛穢悉輦枯藁寘一

空穴而焚之蓋妖狐所窟也三離死老狐因是假公
力以復怨云夏始得釋又別有牝者化形為美女徃
未令丞廳民吏盡見之女面左頰有黑痣如豆大為
所惑以死者非一多據丞廳碧瀾堂小吏屢窺見其
從事於針紉聞人聲則沒庚辰歲衛人祝君為丞時
至此堂獨寢逢之而喜挾與同衾已而并其子相繼
隕命

宜黃丞廳蛇

宜黃丞廳與縣治相連有大蛇長二丈鱗甲青黑行
地有聲父老傳言每出游一廳則主人者必罹禍咎

紹興庚辰春出於丞廳後東墻蓮池側隱半身墻內
尾垂于池丞祝君適以亭午到池上見之呼乞子能
捕者穴墻取之蛇蟠屈不動命數健力舁致郭外過
百杖橋數里縱之莽中意其已遠不能復至矣次日
祝仍以午到昨處則蛇乃在元穴欲殺之吏士皆不
敢承命曰此禍至大寧受杖責不得已但令舁去如
是者至于四五迨祝死乃絕不見

宜黃縣治

宜黃縣後有游觀處曰望月臺曰馴雉堂曰百步亭
皆依山為之紹興初巨盜入邑民奔赴逃命盡死其

中以故鬼物為厲十政令宰不敢居正寢多宅西偏
船齋戊寅歲南昌李元佐到官始開戶掃塵撤空治
牖而居之晝夕安處寂無所見獨僕輩棲船齋之西
距馴雉堂不遠或白日聞撼鈴聲亟往視之乃巡夜
卒所持者自鳴於空倏往倏來初無攜控懸繫之物
也揮杖擊之而墜它日又有束竹出自堂天矯如蛇
行僕迎斷以刃投諸火以白李、斥勿言在職三年
始終如一日臨受代徙寓駟舍將葺故治以待新令
尹什器運致未盡明旦往取皆為鬼堆疊無細無大
至與屋脊平甚費人力收拾後政至聞其異復處西

偏云

張保義

靖安張保義者本邑村朝山屠兒以建炎扞寇功得官貨產甚富乃戊志所書為寶峰主僧景祥所識者寺既焚燬張一力重營之又置田數千畝以贍常住張藏錢不勝多至築土庫數十所作貯積處平生享用自如閱三十年暮歲忽聞庫內錢啣、有聲自往戶外審听持杖擊其錢門曰汝要去須是我死後始得如今大驚小怪待作甚麼即寂無影響又數年內死鄰里咸見其庫錢晨夜飛出如蝴蝶然未幾屋室

百間一藝而空寶峰相去數十里旬間亦煨燼不遺
張氏子孫雖存而生理不能百一矣

九梁星

陰陽家有九梁星煞之禁謂當其所值不可觸犯或
誤于此方隅營建則灾禍立起俚俗畏之特甚靖安
縣寶峯寺僧堂蠹敗不堪安衆長老景祥欲以新之
群僧合言今年正值九梁所棲毋為空取禍祥獨以
為不然曰神人一也皆欲安居烏有人不可處而神
可處乎即率衆往誦經白請神煞暫遷法堂候脩造
訖役日還月踰工畢乃如前說復率衆誦經迎神歸

故處後皆無他時紹興丙寅歲也至紹興庚戌鄰寺
大梓院議葺僧堂衆又以犯九梁為言主僧用景祥
故事禱誦迎徙未一年僧行數輩相繼亡沒堂迄不
就鄉人輕薄者或因相傲詈罵至以兩寺之為口實
云

鄂州摠領司蛇

鄂州摠領司故州治也後逼城、有園、有大蛇長
數丈徑尺許乾道中韓摠領者欲于東北隅建楚望
亭而築基不成至於數圮或言此處蛇所穴儻為立
祠當可就韓如其說作小廟於數十步前基即成蛇

往來東西或入教場大井內或從府倉氣樓中垂頭而下食米嘗蛇皮於竹林裏一兵得之貯以布囊時出示人蛇廣長如其身左肋下有一足郡民楊八債撲城下濠種菱芡就孺地縛葦舍母子處之以察監摘者夏夜過半聞水聲母以為盜也出視之見蛇在女牆上而頭濠中昂起睨母、駭叫楊生至僅能舉手指示即仆地死楊惧捨之去已而蛇不復出入疑其入大江去

宜黃青墓

宜黃縣獄有廟相傳奉事蕭相國不知所起如何也

縣人言神多他為青蝦墓而出惟以小為貴如体不
踰寸則邑宰必薦召或以治最飾擢胥吏按堵不罹
黥逐如至大尺許則反是紹興中墓屢出至(扇)如如
盤如火龜鱉宰不經歲輒非意而斥或遭憂去己卯
年忽徧於廳簾林園無万數僅若小錢狀類青蛙而
狹匾足差長色白身色如翠羽每足有五爪能緣壁
升木至一二丈不墜舉邑歡忭指為吉証競置酒餞
詣庙吞礼陰貺而去共享膾胙以為慶喜共白于宰
李元佐乞備享礼元佐獨不信叱使去逮明皆隱不
見竟三載百里晏然元佐以薦解組馴至侍從

鄂州遺骸

鄂州地狹而人衆故少葬埋之所近城隙地積骸重
疊多輿棺置其上負土它處以掩之貧無力者或稍
經時月瀕於暴露過者憫惻焉乾道八年有以其事
言於諸司於是相率捐庫錢付勝緣寺僧治其焚瘞
先揭榜衢路許血肉自陳為啓壙甕甕舉而藏之且
書姓字于外如無主名者則為婦依佛寶一切火化
投餘骨於江其數不可勝計內一骸獨骨節相聯不
絕色狀與它尸不類僧拈說金沙灘鎖子公案以為
一段勝果俄又于積骸下得小鬟度可十四五歲青

衣紅襦塗澤艷冶儼若生存輿置寺門外三日市民
無遠近爭來諦觀莫有知者時方秋初容不少變萬
衆驚異乃別治兩棺易衣改葬仍立塔其塚上表而
出之但無有記於畜志者惧久遠泯沒為可惜也右
事李大東仲詩說

全椒猫犬

紹興中樂平魏彥成安行為滁州守全椒縣結証一
死囚獄案云縣外二十里有山庵頗幽僻常時惟樵
農往來一僧居之獨在村僕供薪費之役養一猫極
馴每日在傍夜則宿於床下一犬尤可愛俗所謂獅

狗者僧嘗遣僕買鹽際暮未反凶盜乘虛抵其處殺
僧而包裹鉢囊所有出宿於外明日入縣此犬竊隨
以行遇有人相聚處則奮而前視盜嗥吠盜行又隨
之至于四五乃泊縣市愈追逐哀鳴市人多識庵中
犬且訝其異共扣盜曰犬如有恨汝意得非去庵中
作罪過乎盜雖強辨數然低首如怖伏狀即與俱還
庵僧已死時正徼暑猫守護其傍故鼠不加害執盜
赴獄不能一詞抵隱遂受刑此犬之義甚似前志所
紀無錫李大夫庵者也蠢動含灵皆有佛性此又可
信云

王瑜殺妾

江東兵馬鈐轄王瑜者故清遠軍節度使威定公德之子也天資峻刻略不知義理所在居於建康嘗延道人嚴真于家使之燒金怒真跌宕失礼多所求索諷親校飲以酒至極醉揮鉄椎擊其腦殺之婢妾少不承意輒褫其衣縛於樹削蝶梅枝條鞭之從背至踵動以百數或施薄板置兩頰而加訊杖或專搥足相皆滴血墮落每坐之鷄籠中壓以重石暑則熾炭其傍寒則汲水淋灌無有不死前後甚衆悉埋之園中妻鄭氏亡妾何燕、濟其惡顯房擅愛偽作正室

受封紹興五年九月妾李遭撻委頓瑜摔付後院自
遍鎖其門李氣息僅屬心念此家殺人多矣何得全
無影響便恍、若有值遇門忽豁開天未明負痛徑
出謂主人見之均為一死洎過堂門及外門三重皆
無人焉遂奔歸其家瑜方覺遣卒還追躡李父挾女
詣府時總領使者趙從善攝府事听其訟呼廂官往
究實得兩夕前燕、手殺一婢猶未掩藏乃令吏輩
監守瑜而執燕出下獄鞠治盡得衆尸械繫兩人而
上其獄慶元、年四月詔削除籍編置朱崖燕杖死
於市瑜至万安軍死

徐十三官人

湖州城北徐朝奉之子十三官人者自為兒童時資性誠質既長念親戚間有被妖鬼作祟者遂刻意奉道行天心考召法為人泊極靈驗絕異而畧無求需至於香火紙錢率皆自辦不以貧富高下應時次遣未嘗到病者家覩其面目只令具狀投訴旋扣挿將俟鬼物現形鞠伏然後繳回施行濟人之功積有歲月淳熙中市民張翁女遭物憑附邀道士數輩驅逐械杻鞭箠視之若無特不敢用刀仗畏或傷女身女但訛罵極口無術可制翁詣徐致懇徐許之而語之

白翁去勿與人說道曾見我翁不論會其鄰亦以被
祟來求符徐知其與張比屋往揖祟至坛鑄之曰汝
當緣乏食故出為怪汝必知張家衆鬼本未盡以告
我可錄功贖過吾捨汝對曰是鉄鉛精也所以不怖
答掠徐乃呼張翁使備畚鍤炭醋令持一符歸就房
左方掘土才得物即熾火焚之而沃以醋翁還未及
門女已哀鳴乞命涕淚滂沱果掘得一鉛如言焚鎔
女遂愈

普靜景山三異

湖州烏鎮普靜寺本梁宇休文父墓也當武常時休

文貴盛每歲春一來拜掃其反也帝必遣昭明太子
迎之遠郊因就築館宇休文不自安遷葬金陵而捨
墓域為寺昭明亦以館為蜜印寺其後二寺各祀以
為土地神宣和間晉靜遇大灾僧尚奎將改塑神像
方擇工有道人詣奎言從建康來素精此藝不較直
但勿使人窺覘奎喜而用之數日工畢長揖而去衆
異之入祠瞻翫於壁間忽見絕句云昔作梁朝相今
為普靜神千年英魄在代、護僧人共證為休文不
疑奎傳法於慧斌建炎初京師三藏道法師奉陳留
闡教寺釋伽佛牙至鎮有三朝御封盛以玉匣及金

銀再重始護以木函斌偕僧俗致禱以求舍利七日
勿應人皆懈怠斌拜祈愈力誓言今夕無驗當捨此
身三更後銀盆內鏗然有聲舍利流出三十余顆五
光晃耀其丰露丰隱于匣無數亟貯于蓄琉璃瓶內
先是太湖漁者於波中得檀香七級塔高二尺上刻
佛像精巧之極一僧贖得是夜夢神告曰釋伽佛分
身今在烏鎮汝宜捨塔奉安明旦捧以來斌持瓶塔
闕狹深淺無差因建禮塔會闕子開子東皆作文記
其事斌傳法於妙心郡之景山寺唐覺聞禪師道場
也紹興壬午歲心挂錫書記寮欲南游夢二偉丈夫

着古衣冠排闥入謁執礼甚恭曰昔日聞禪師至此
某輩七十二材土地听說法忍度受大戒永斷葷酒
以護正法禪師授記五百年後再來與此山時已至
矣和尚欲何之邪心覺而來信連夕見夢挽留苦切
心謂之此寺頽敝常住枵然將何力復興且二公何
人鄭重若此對曰我伽藍主者自有大檀越為師維
持茲非所慮心終不然之住持僧師範亦夢神託留
之不得已姑為度夏計至六月師範下世適張恭壯
公詣寺為功德院邀心主席一坐三十臈百廢興口
煥然一新距覺聞開山恰五百年慧斌姓沈氏傳曜

侍郎之弟也心乃其姪云三世皆感一異善緣深矣
右二事沈端叔說

夷堅支乙卷第九

西復校

夷堅支乙卷第十 十六事

趙主簿妾

潭州貧民某人無夫挾二女改嫁稍長悉售之為人妾次者入湘陰趙主簿家歲滿不得歸繼父死厥母經官取之方在趙時為主簿之子所私雖已出猶竊詣之勿已母寓城下客邸無僦直主人逐之去乃徙東街易二十三店中趙生不復至女懷孕易妻問曰爾未有夫何以孕曰自為繼父所賣抱氣成盍故腹皤然非孕也後數月腹愈大母又不償僦直遂詣府誣訴易之子姦其女府逮易并女繫右司理獄易受

杖笞月餘不肯承而女以娠重不可訊一日正午囚者困睡女亦睡忽驚覺則有大白蛇纏其腹三匝首尾翹然相向女惟叫呼求救同室相視怖栗伴媪出語推吏吏驗之而信走白理掾掾具衣冠焚香楮拜而禱蛇解縛緣壁登屋遂不見女旋誕一男方道本始蓋趙生之子也易乃獲脫母受杖女以產故免時淳熙十六年閏五月間也

王尚書名紙

南城陳元字長卿淳熙十年再以鄉薦赴省試寓貢院前旅館夢一吏呼曰王尚書送名紙時王宣子為

戶部尚書元興之無雅素且未嘗徃謁既覺殊以為
疑越三日王被命知貢舉元遂登第

何氏魚子

金谿士人何少義乾道九年冬取池魚為鮓醢剖腹
得子盈盆置諸廡下室中夜半聞盆內唧唧有聲謂
為鼠齧起視之喧愈甚敲其盆即止既而復然明日
以語人或勸之使投於江河妻不聽悉烹食無余次
年春妻死初少義嘗夢烏衣婦乞命覺而妻家遣僕
以均籠盛巨鱉來餉因感昨夢即親詣江濱出放之
惜其妻不能然也

二事臨川黎仲明說

桂林兵

淳熙十六年桂林守應孟明仲實遣效用兩兵督匠伐木於臨桂山中夜富民家一兵夢神人持刀割去其臂夢中叫呼傍兵亦驚覺問所以急秉炬照視則兩臂已墮牀下流血如涯恍莫惻何以致此民與傍兵掖以歸城中且白於府仲實疑勿信送獄根治使權節度推官修仁主簿梁翰詣效用軍審究傷者吐曲折出臂示之因者始獲免傷兵不如葦丸半年創乃愈狀兒全如宦官既而食肉遂亡

梁輔仲潭州人居聚星門外僦大街索將軍廟前呂氏空宅以為書院其徒從學者三十人一夕梁還家諸生六七輩同坐廳上未燃燭見有披髮自浴堂出者初疑同舍許國梁為戲以相嚇既而非也國梁走登樓余人繼踵而上未及半為鬼物所繫郡揚士人劉開遂與講禮云即日恭惟搓木大王萬福且云不予開事鬼又繫之良久諸生至樓上恍惚間有肥肉一盤雞頭子數包在案衆迷罔不自知共食二物俄頃嘔吐滿板唯國梁在林帳內不遭繫隱見諸人食雞頭每擘一枚各按掌之至長尺余猶相詫曰此

乾脯香也鬼手大如烏鴉扇倏焉沒於壁隙事定始就枕旦起視所吐了無一跡競磨礪刃以待之後數日讀書燈下復見大手自窓櫺入戲以刃不中而遁於是百怪俱集然皆相約勿與先生言居之凡七閱月建罷館方以告云梁翰子忠直說

一明主簿

建寧劉策字猷卿乾道丙戌赴省試已考中魁本經而以孟子小義失一出處被黜又二舉復就試與臨川黃日新邂逅信州道間云嘗乞靈邵武廣祐王廟夢神人書字其手曰一明主簿豈非他日官至此乎

吾若登科決不敢往是缺也是歲下第後六年中省
闈第十一名不得為教官遂擬鄰州司戶以歸時春
秋已高侍從中有務務其潦倒者為移書漕臺得揖松
溪主簿到邑一月適言者上章權局之樊非尉皆不
許即日罷歸未幾而卒

黃講書禱子

黃廡講書者興化人徙家信州未有子携妻施氏及
侍妾詣佛寺禱于羅漢堂是夜夢與妻妾同數羅漢
位次相視而笑羅漢忽發言頷之曰前後各三年既
寤歷歷能憶妻妾同時亦感此夢俱莫曉旨意但謂

當相去各三年孕育耳已而同歲得男廓卒後施氏
教之讀書甚力妾之子曰燾為長施之子曰杰淳熙
甲辰杰登第至丁未榜燾繼之方悟前後各三年之
說廓亦別有四字云燾字予元真婦翁饒大中為黃
日新說

劉堯夫

劉堯夫字醇叟撫州金谿人本名单將詣郡赴春補
夢有以文卷示之而題曰大學饒堯夫覺而思之以
姓氏不類姑先易名既而中選入學偶家急不暇請
假債友人嚴泰伯具狀誤書劉為饒他日再至見而

恍惚元未嘗以昨夢語人也後補入大學臨當私試
忽苦頭痛不可忍歎曰吾必死前一夕鄰齋生夢人
未告云劉堯夫作魁視其試卷塗注五百余字以報
劉、謝曰感君愛我厚然吾今日不知死所豈復計
校功名事哉鄰生退密為投卷簿日始告之明旦強
起以巾遮腦扶掖就坐信筆塞白汨日中洒然而醒
讀程文大笑悉抹去凡數五言兩改為之揭榜果第
一既陞上舍鄰生又夢學門洞啟從者傳呼而來曰
劉吟詩釋褐劉聞之曰邵先生詩有堯夫非是愛吟
詩句此殆為我也遂以兩優賜第初劉為兒時夢覘

牌上題云劉通判宅親誌於庭柱以故不用高遠自期由太學博士侔貳豫章其後暴得疾危甚家人環泣劉曰吾久知必止此獨不閱吾柱上所誌乎且死手疏家事數紙仍作偈曰不到清泉白石邊却來城市走喧、夜來一派銀潢水瀉向瓊臺玉鑑前蓋平生未嘗參禪也

劉暉做官

劉暉黃則皆宜黃士人乾道戊午黃冠鄉書劉免舉偕赴己丑省試邵武人謝極者精地理學嘗游術臨川與二子相識是時在其鄉士張德庸家宿夢人告

曰黃則及第劉暉做官覺以語張、曰劉君當思科
乎曰然、則可知矣梁必不正奏名故只說做官也
己而黃登科劉特恩入第三等補文學謝生喜其夢
應他日到撫州為言之皆抵掌一笑黃調分寧主簿
臨當赴而遭母憂再調衡州安仁酒官在家須次晨
起開門一鵬飛入立主位屏風上急擊之已失所在
妻適卧病黃憂之既而愈而安仁遣吏來報見任者
物故黃曰鵬兆殆為彼邪亟上道到縣一歲忽自唱
解官詞其夕無疾而卒劉注官得韶州司戶常待六
年闕在臨安適與新太守同邸韶吏云司戶久無正

官一在任以憂去及迓後政則死矣劉遂之任首尾
凡五考再調象山武仙令闋考亦如韶嘗揖倅揖郡
歸家買田致仕致京秩年幾八十乃終談者論謝生
之夢所謂黃則及第蓋止于策名而劉晞做官也黃
族予日新言之甚詳

王姐求酒

建昌葉氏極多內寵一妾王妾病死亦無子故雖葬
於墓園而春秋薦奠勿及淳熙己酉葉自昭州終詣
闕攜二妻行俱夢王姐求酒且愀然曰吾沒後幽
魂無歸欲自取覆官人又近不得爾兩人幸為我一

言既寤白于主翁亦為悽惻逮還家即命祀其墓仍
以中元日為設齋位云

張詡夢名

建昌新城士人張詡淳熙十六年初夏夢游鄉先達
葉昭州氏極園逢白鬚老叟告曰君今秋應舉但用
葉使君名必可得也詡覺而異之以謂身為晚輩豈
得輒犯長者名然私心竊喜惟恐失之乃只用下一
字更為極是歲中解試第二人謁謝昭州自言其夢
以謝過此二事皆邑子王揆聞之於葉云

吳中小經

新城吳中字克明紹興己卯赴鄉舉其兄在邑於初
場之夜夢克明歸云小經義第四句言神聖有作夫
是愜意今茲中定發舉覺而書於壁克明試歸兄遽
問曰汝作小經義得失無用神聖有作之句乎克明駭
然念所為程文元未嘗示人也兄何以知之即引
觀壁間所書未幾預選後十年登科

陳卜氏債宅

陳玠者建昌人生計本厚將新所居門為木工所欺
日趨於侈自門至听堂一切更建浸淫及於什器歷
數年輪奐整潔而膏腴上田掃空無餘其始從事於

土木也。當乾道丙戌之春，妻蔡氏夢人告曰：「聶有及第矣。」蔡曰：「他人及第，何預我事？」告者不復言。但以錢二千緡置於地而去。蔡寤，以語玠。聶君同郡人也是時方赴省，俄十年登科後，玠家益以貧。蔡氏又死，略無一錢可活，遂以宅售於聶，恰得二千緡。追悔勿及，自為人說如此。

楊壽子

唐小說所載吳郡漁人張胡子於太湖釣得巨魚，上有丹書曰：「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負張胡子近建昌一事亦然。淳熙八年春，雨城縣境

久雨溪漲漁者於岸許設網罟前此郡無大魚江中
所得極不過一二斤他皆池中澹養者耳是歲民
楊壽子置網於章山支港及舉之覺太重獨力牽挽
之不能勝遂為所困幾墜而溺叫呼求救同業者三
人共助舉之乃一魚絕大騰躍於中徐曳出岸百
計攻刺始死凡重百斤熟視之額上隱有紅字衆
漁皆村氓無有識者一士人至為識之曰三度入潮
門四度遭大水下稍却達楊壽子彼村多楊氏取此
魚者正壽子云

陳如墳

陳如墳字伯和南城人其父適用曾與山谷先生倡
和名見集中墳雖不讀書而為人剛烈嗜酒使氣無
忌憚一妹嫁遠鄉何北田之孫嘗往其家見一棲寬
敞弛裝欲宿妹曰此中多鬼怪何氏之人尚不敢登
兄毋取禍已洒掃書房延待久墳弗听遣僕伴入直
又却之妹憂甚而不能回奪夜將半一女子盛飾含
笑迤邐從它處來墳知其為鬼也佯若熟寐女稍前
趨床元未交一談即推股時移足向下至地推轉
墳奮身起立大聲叱之隨沒不見復上床理衾安枕
迨曉寂然妹急問訊乃詳告之聞者服其勇凡留連

旬日不復見有影響爾後亦無人敢再踐之彼者

傅全美僕

紹興十七年七月建昌軍管下箬嶺士人傅宗道置酒延客方就席聞鑼聲錚、然遙望乃郡盜也其徒數十人因急喚壯僕治禦備婦人皆登山盜入門見酒饌恣飲食焉掠財物四千緡而去隔保聞寇至盡持刀矛來盜已醉所攘半為諸人所得近村厚平里有傅全美家兩田僕亡命邀擊死於盜手其魂每夕至主人之門寃憤呼叫全美之父怒甚開門厲聲叱罵之曰汝自利賊財至於喪身何干主家事而來恐

嚇人如此吾念汝積年奔走之勤不忍加治今將繪
汝形於近廟俾汝受香火待時托生宜速去自是其
聲日遠及繪畢透寂然

此

卷皆得之臨川黃日新齋

炎堅支乙卷第十 覆校